

中国现代社会小说选丛

王继权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众醉独醒

程瞻庐 著



众醉独醒

●程瞻庐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主 编:王继权

副主编:冯金牛

校 点:冯金牛 柴庆宗

众醉独醒

程瞻庐 著

责任编辑:吴 迅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杏花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875

插 页:2

字 数:370,000

版 次: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664-4/I·1550

定 价:17.9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现代文学的繁荣和丰硕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坛可谓星光灿烂，佳作如潮，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这一个个站在塔尖上的巨匠大师们已是屈指难数，塔尖下的人物及作品自然更是难以计数。然而，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从未再行刊印，不少旧版本已被图书馆列为珍本、藏本，专业研究者都难以看到，普遍读者更是无法欣赏。有鉴于此，我社拟将近些年来未曾刊印过的现代文学史上有价值的作品，分类、分期、分批整理出版，使中华民族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发扬光大。

我们认为这项工作具有十分积极和深远的社会意义。一是它的资料价值。将这些珍本、藏本刊行于世，为读者服务，为研究者服务。二是它的艺术价值。整理出版的这些作品大多具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可读性很强，读者可以在鉴赏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艺术享受。

当然，由于历史所囿，在这些作品中难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糟粕，整理出版者为了尊重历史又不便一一删除，希望广大读者用批判的眼光对待它们，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同时也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在整理出版过程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错误,在此恳请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我们这项工作得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继权先生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年4月

目 录

第 一 回	阔东家自有捏门诀	酸西席聊充醒酒汤.....	1
第 二 回	大宗师趾高气傲	小狗子手敏心灵.....	6
第 三 回	曹墨亭栏杆充数	伍青岩廉价投标	12
第 四 回	卖冬菜风凄雨苦	度春宵酒绿灯红	17
第 五 回	觅夫君天涯地角	认姊妹人面兽心	23
第 六 回	激众怒信口开河	抱奇冤走头无路	29
第 七 回	访旧友试尝碧螺茗	闻妙香静证木犀禅	35
第 八 回	拜金钱幼童屈膝	送寿联妙语解颐	42
第 九 回	寿母坠楼遭劫运	师爷坐轿发威风	49
第 十 回	屏门后丫头评学究	髡髻上夫子拜门生	56
第 十 一 回	讲字母学究起怒容	点菜单圣人动食指	62
第 十 二 回	办新村消除毒药水	赴车站邂逅酸醋瓶	69
第 十 三 回	重色彩文人结习	悔鲁莽道士通疏	77
第 十 四 回	跑街坊两脚斗鸡	走门路一心拍马	83
第 十 五 回	咬耳朵娓娓不休	嚼舌头津津有味	90
第 十 六 回	管闲事先生通内线	进良言游子寄家书	97
第 十 七 回	误青春抱无夫主义	坐蓝舆夸中将家风.....	105
第 十 八 回	女公子姓名魁多士	老秀才著述冀千秋.....	112
第 十 九 回	鸳鸯面名目繁多	龙虾精形容毕肖.....	119
第 二 十 回	夸妙解发明宝训	设神位崇拜先师.....	126

第二十一回	绝芭苴侃侃发正言 借鞋袜申申捱毒骂……	133
第二十二回	进茶寮夸谈幸福 设筵席强订婚姻……	141
第二十三回	递条子暗通关节 送轴头饱受风霜……	148
第二十四回	做活计补充学费 理乱丝赔贴功夫……	155
第二十五回	祸延饭碗夫妇举哀 自录口供贪奴中计……	162
第二十六回	出风头谈论未婚婿 觅戒指冤诬苦学生……	169
第二十七回	戛玉敲金唐人诗意 继膏焚晷午夜机声……	176
第二十八回	母护劣儿偏心有药 娘怜弱女补脑无丸……	183
第二十九回	便园居士提倡风雅 高邻公所召集诗人……	191
第三十回	摘艳薰香丑人作怪态 行吟觅句狭路遇诗婆	199
第三十一回	千百个蜂蝇作怪响 五十年鹑鹩证前盟……	206
第三十二回	伍学究巧肚巧肠 赵仙人鬼头鬼脑……	213
第三十三回	事多拂意悍妇反唇 语出有心匪徒切口……	221
第三十四回	绿闺寂寞烧桦烛 翠袖殷勤捧茗杯……	228
第三十五回	惨凄凄借泪哭尸灵 话叨叨背人训娇女……	236
第三十六回	贴报单邻舍惊心 买文凭先生染指……	244
第三十七回	勃勃野心参观成绩 泠泠琴韵欢逐嘉宾……	252
第三十八回	登讲坛侈谈教育 访吟朋伪托文明……	260
第三十九回	拍胸脯阔阔审新郎 打脚背街坊骑醉汉……	268
第四十回	作壮游临别赠言 演怪剧旁观侧目……	276
第四十一回	闻警报将信将疑 夸贞操有声有色……	285
第四十二回	妙撰文逢迎社友 诵哀史演讲贞姬……	293
第四十三回	隔板壁潜听毒计 坐包车误中奸谋……	301
第四十四回	走羊肠有心谋弱女 脱虎口无意遇书生……	309
第四十五回	运急智履险如夷 起异心转忧为喜……	318
第四十六回	曹诗翁痴想文苑传 贾太史谬附逸民篇……	326

第四十七回	照红鸾丈母怜女婿	放白鸽顽父骂亲儿……	334
第四十八回	振木铎苦口警痴人	抱花瓶疑心生暗鬼……	342
第四十九回	薛家园壶瓶开大会	妙严墓香火结仙缘……	349
第五十回	求福得祸误信观音	除旧布新改造空气……	357
第五十一回	兴土木另辟桃源	试旗枪特开茶会……	365
第五十二回	柴米生涯虚抛岁月	羹饭主义貽误儿孙……	373
第五十三回	路迢迢休谈别怨	欲逐逐未战邪心……	381
第五十四回	结鬼缘未雨绸缪	闹仙乐漫天谎话……	389
第五十五回	探锦被背人求子息	点明灯当众报娘恩……	397
第五十六回	信妖言婆娘舐犊	夸妙计学究吹牛……	404
第五十七回	得警报夫妻丧胆	酬香愿叔嫂失踪……	412
第五十八回	一万金重归故主	三间屋深锁财神……	420
第五十九回	救红妆秋水溯伊人	绘黑板课堂留肖像……	428
第六十回	舞木棒吕诗婆发颠	拥绣衾刘贞妇装病……	436
第六十一回	流长飞短顿破机关	开假成真枉钻圈套……	444
第六十二回	乍合作离前因后果	不缙不磷众醉独醒……	455

第一回 阔东家自有捏门诀 酸西席聊充醒酒汤

他坐在一间办事室内，靠着书案，书案上面高高地垒着许多册子。这些册子，非经非史不子不集，藏书楼所不备，四库全书所不收，却原来是种种色色的帐簿。这富翁年纪在四十左右，撇着几绺短髭，生得脑满肠肥，丰颐广耳，栲栳般的椅子，满满地载着他的身躯，不留丝毫隙缝，身上的衣服，却黯黯无光，马褂袖口，擦破了一大块，里面的丝绵，都迸露出来，这富翁生平不喜穿着，常说：“衣服与贫富无关，富人穿得破了宛似败絮裹着元宝，掩不住金银气；贫人穿得好了，宛似炭簑披着锦绣，遮不住寒乞相。”这几句话，被那门客们听了，当着面叹声如雷，都说至理名言，颠扑不破，背着面却恨得牙痒痒地，说他肆口轻薄，狗嘴吐不出象牙。闲话剪断，归入正文。

且说在那书案旁边，打横坐的，正是富翁所说的锦绣炭簑。这人约莫三旬年纪，浑身衣服，簇簇生新，却生得深眶高颊，黄瘦面皮，好好一只宽大椅子，他只坐了一小块，同那坐脚踏车的模样相似，只因富翁在座，便觉得自己的四体百骸，都不由自己做主，说一句话，两肩耸得丫叉似的，答一句话，起码要连说六七个是字。这人不是别人，却是富翁家里的书记，面前摆着六七封书信，拆一封，念一封，念毕，仰面看着富翁，专等他发号施令。富翁可可否否，这书记口里一叠声地说是，手里便把富翁的意旨一一录在袖珍册上，以便按件作复，拆到最后一封，却是布厂里的经

理报告。“厂里女工要求酌加薪资”，书信没有念完，富翁早连连道着“呸”字，原来这个“呸”字，却是重唇音，口里“呸呸呸”，上下嘴唇须得拚命乱碰，早有几点唾沫，随着“呸”字直飞到书记先生面上，这书记趁富翁不注意的当儿，暗暗用袖口抹了一抹。富翁道：“经理王子宾怎么这般不中用，她们要加工资，他便接二连三道出一百个不字，她们待怎样？再不然，查出几个主使的女工，出条条革退了。这些穷女工，穷得狗肝都出，经这么一办，多半压得服服贴贴，连屁都不敢乱放一个。勉斋，你看他信中还有什么话？”勉斋战兢兢地答道：“东翁说的，确是根本办法。王经理实在太不更事。他信中也未多说，单说：‘倘然拒绝了她们请求，防她们罢工要挟’。东翁，这罢工两个字，她们说说罢了，料她们没生这泼天大胆。”说到这里，猛听得扑的一响，富翁下劲拍着书案道：“勉斋，这句话可被你道着了，她们要罢工，宛比吃了砒霜去毒大虫，料想也没有这般的笨人。便算罢了工，我们开厂的，怕没招女工处？招工广告没有干，做工的早成群结队而来，要多少，有多少，值得放在心上？只怕那些罢工的妇女，早饿得不耐烦，情愿叩头礼拜，到厂主面前讨碗饭吃。”富翁说一句，勉斋答应几个是字，富翁又道：“勉斋，你写复信，只叫他放大胆子，拒绝要求便是了。”勉斋一叠声的“是”字，又把“放大胆子，拒绝要求”八个字，写在袖珍册上。在这当儿，门役报有客到，富翁匆匆地到会客厅去了，勉斋方才透一透气，伸一伸腰，在座椅上挪进几寸，舒舒服服地坐了，便照着富翁的意旨，把应复的书信，一一复了。料理完毕，富翁早已送过客，重到办事室内，慌得勉斋直立起来，富翁点了一点头，便即大模大样舒舒服服的坐了，勉斋也就小模小样伶伶俐俐地坐了，方才写就的复信，照例应请东翁过目。富翁阅信的当儿，自有小仆捧着长旱烟袋，在旁边装烟，一边抽烟，一边阅信，浓烟缭绕，把这面团团似的富翁，氤氲得不分明，勉斋屏着

气，仰着面呆瞧着富翁，无奈被这烟气所蒙，不容易瞧见喜悦颜色。富翁抽罢早烟，把信撂在一边，慢慢地说：“照这么说法，也好。”勉斋才把屏住的一口气吐了出来。

富翁又道：“勉斋还有一桩事，须得与你商议。”勉斋挺直了身体，忙问何事见谕。富翁喝了一口茶，慢慢地说道：“我家西席赵荫谷，明年不蝉联了，这个消息传了出去，说也希奇，便有许多教书匠牵亲带眷，寻门觅路，捧着八行书到我门上来投靠。我又不开什么醋坊，大批的醋罐醋甃在我门前进进出出，满屋子都沾染了酸气，要我拣选别样货色，件件都是内行，惟有拣选这种酸溜溜的东西，非但外行，还要加着一个瘟字，然而有一句捏门诀，兜上门的货色，断然不是好货。方才上门求见的，又是一个子曰店里失业朋友向我高拱手，低作揖，咬文嚼字，歪缠了一会子，我可不耐烦，斩钉截铁般地回绝了他，说这里并不延请什么西席，他才倒抽了一口气，揩着鼻尖，蹒跚着脚步，快快地走了。勉斋，你想可笑不可笑？”列位，勉斋也是一个酸溜溜的东西，听着富翁嘲笑酸醋，未免有些刺心，然而问他可笑不可笑，他却皮笑肉不笑地强笑了一阵。富翁道：“我向来只道你是锦绣炭篓，方才听你的议论，说女工罢工，不成事实，这句话却说得玲珑剔透，你不是锦绣炭篓，竟是琉璃蛋了。”勉斋得此褒奖，全身骨节轻松，臀部上都开了笑靥，忙说：“承奖承奖，不敢不敢。”富翁道：“明年孩子读书的事，须得与你商议，你看怎么样好？”勉斋搔头摸耳了一会子，把那“怎么样好”四字，车轮似地在肚子里打转，蓦然间思索有得，便恭恭敬敬地答道：“东翁，依着门下的愚见，长公子现在京师大学校肄业，声名鹊噪，德业骈臻，二十多岁的人，居然在那最高等的学校里读书，难能可贵，钦佩莫名。次公子年龄虽幼，也是可造之才，明年既不请西席，还是从早送到学校，……”说到这里，只见富翁握着拳头，重重地在案上一拍道：“噢。”富翁一

“噢”，吓得勉斋毛骨悚然，连珠般地放出许多“是”字，富翁道：“方才称你聪明，你如今说出这般话，却又笨极不堪，怎配唤琉璃蛋，简直是混蛋了。”一声混蛋，勉斋虽照例答几个“是”字，毕竟羞恶之心，人人所有，“是是是”的声音，带着三分颤动。富翁气愤愤地说道：“你还提起学校，你还提起我家的大孩子！说也可恼，好好的孩子，给学校里教员们教坏了。”勉斋摸不着头脑，只有连连称是。富翁叹了一口气，又道：“我家三代殷实，只守着八字格言，叫做‘不杀贫人，不成富翁’，这八个字，却是祖传父，父传我，我当着两个孩子，也曾三令五申，叫他们牢记祖训，便一辈子受用不尽。不料大孩子在学校里听了穷教员的胡言乱语，胆敢从北京写信前来，盈篇累幅，强词夺理，竟批评这八字格言起来，说什么自私自利，说什么损人利己，夹着什么公德长，公德短，这公德二字，我可不懂，大约就是俗语所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的意思，总而言之，全无一句是处，都是些混话罢了。我看了信，气得发昏，没想到养大了儿子，倒排揎起老子来。排揎老子还不够，却把三代相传的祖训，说得分文不值，这不是忤逆不孝，大逆不道么！大孩子已这般执迷不悟，怎敢再把小孩子送进学校？这些洋学堂，分明是个酒铺子，进去时清清醒醒，出来时糊糊涂涂，许多教员，都是强人喝酒的庸保，许多教科书，都是迷人本性的狂药，我的小孩子，一辈子不进酒铺子，请一位旧法先生，宛然一味醒酒汤，读些四书五经，比着迷人本性的教科书，受用多咧。讲到延请西席，我既说过不好混充内行，你比我内行得多，便委托你代我延请，按年束脩，同赵荫谷一样，只要坐性好，脾气好，书法好，有这三好，便可合格。今天公事已毕，你便早些回去，我因信任你，这事你可便宜行事。”

勉斋听得富翁信任他，异常感激，待要爬到地上，重重地磕几个响头。究竟这头磕不磕，编书的说没有磕，没有磕，勉斋终是

斯文中人，何至这般无耻？倘然说他磕头，未免形容过分，不过临走时，向着富翁作几个加工的揖，鞠几个双料的躬，富翁笑道：“别闹这虚套儿，快快滚罢。”勉斋掉转身躯，得意扬扬地出门而去。正是：

一字之滚，荣于华袞；大绶勋章，嘉禾一等。

第二回 大宗师趾高气傲 小狗子手敏心灵

上回书中所说的富翁，端的是谁？这般盛气侵人，傲慢自足的态度，虽是亏你笔下写出，然而世上的富翁，未必都是这般模样，你不该一笔抹煞，含混地说着富翁富翁，也须分个泾清渭浊，甲是乙非。

列位，这般责备，却是不错，就我生平所见的富翁，也有好行其德的，也有乐善不倦的，也有脱离火气，粥粥若无能的，也有敬礼贤才，皇皇若不及的，若像本书所说的富翁，原是少数中的少数。况且纸上文章，都是空中楼阁眼前景物，无非脑底烟云。古语道：“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论不定世上果有这般人物，与本书无心巧合。然而道是他们的历史，自来凑合我的笔墨，不是我的笔墨，故意描写他们的历史。若说富翁端的是谁，编书的少不得要补叙一番。但现在要写这扬扬得意的勉斋，百忙中插不下许多闲笔。

却说勉斋的住宅，是小小的前后四间平屋，门前贴着“东海徐第”的红纸字条，门楣本不甚高，勉斋平日出入，也不觉得什么，这天回来，便觉得门楣低了三寸，一路挺着胸，仰着面，踏着八字步，大摇大摆地踱进天井。家中八岁儿童，正在天井里掘蚯蚓，见着叫将起来道：“爹爹，你仰看着什么，莫非猫儿在屋面打架不成？”勉斋听了，暗自好笑，便道：“小狗子，你妈妈呢？”小狗子道：“妈妈在后面切菜。”说着，便一跳一跃地奔将进去，道：“妈

妈，爹爹回来了。”在这当儿，勉斋躺在一只破藤椅里，仰看着屋梁，满肚皮打算，想到快活处，嘻着嘴格格地笑，冷不备有人拍着肩道：“你真疯了，一个儿笑什么，回来了多时，也该把出门的行头换去，惜食有食吃，惜衣有衣穿，你只挣得一套新行头，藤椅又破了，怕不擦坏你的衣服。”勉斋被娘子提醒了，赶忙把新行头尽行卸去，折叠已毕，换着破袍子，趿着倒跟鞋，重行坐下。娘子道：“你今天回来得这般早。”勉斋道：“今天有一桩喜事，报你知晓，你听了也快活。”娘子忙问什么事，勉斋道：“这喜事非同小可，你且猜一猜。”娘子仰眨着瞳子，呆想一会子，便道：“莫非加添了薪水呀，对不对，这刘剥皮是出名的吝啬鬼，一个鹅眼钱，看得车轮般大，怎肯平白无事，加添你的薪水？”勉斋摇头道：“加薪不加薪，还是小事，现在这桩喜事，比着加薪还好。”娘子啐道：“活见你的鬼，比着加薪还好，难道他肯认你做老子不成？”勉斋把头点了一点道：“他虽没有认我做老子，但是这般地抬举我，比着做他的老子还体面。他今天请我到办事处里，让我上坐了，他只在下面斜签儿坐着，他说：‘徐先生，你是我赤心忠胆的老友，我很仰仗你，很信托你，明年小孩子读书，要延请一位明师，叫做‘坐性好、脾气好、书法好’的三好先生，我可不在行，识不得好歹，这件事须得你徐先生替我干，我便请你做一位考试西席的大宗师。……’”娘子不通文墨，忙问道：“他叫你做什么？”勉斋一壁儿把头打个圈，一壁儿引长着声调道：“大宗师啊，大宗师！”娘子听着，闷葫芦似地揣摸不出什么意思，小狗子伸着两只肮脏手儿，猴到他老子身上道：“爹爹，什么大粽子？大粽子，买一只给我吃。”勉斋把他推下去，连眨了两个白眼，骂道：“大人在这里说话，谁许你来插什么嘴？”小狗子讨个没趣，哇地哭起来，两只泥手，在眼圈上面乱揉，揉得黑一块白一块的，同开了花脸一般。娘子要紧听勉斋讲话，便在身边摸出一个看囊铜元，给小狗子到街上买糖

吃，把他遣去了，然后移过椅子，在勉斋旁边坐定了，说道：“你休打这哑谜，快快讲给我听。”勉斋高抬着头，大声说道：“这大宗师非同小可，就是从前考进士秀才的学士大人。”娘子又啐道：“青天白昼，在这里说梦话，你不过是一个西贝秀才，怎么想起做起学士大人来？”勉斋向外面望了一望，低声说道：“什么西贝不西贝，由得你乱喊，这里房屋又浅，门前来往的又多，拆穿了西洋镜，你便没有饭吃，须知我这秀才虽是蹴牌的，然而亏得是隔省人，他们不知我的底细。我自称秀才，他们也把秀才看待我，现在又把我抬到九霄云里，凭我的手里，考选西席先生，这差使阔不阔，这面子大不大？那辈靠着‘诗云’‘子曰’混饭吃的穷酸饿醋，都要到我徐大宗师门下来应考，我看得上眼，便叫他在刘剥皮家里吃碗苣荬饭；我看不上眼，由他们落第回家，捧着黄瘦婆子号叫痛哭。”说到这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娘子把嘴一瘪道：“少要快活罢，雀儿砮糠空欢喜，开什么穷心。便算他请你考试西席，也不过虚名儿好听些，到底没有什么好处到手，快活他怎的？”勉斋笑道：“谁说没好处，好处正多咧！”娘子侧着耳朵，正待听他说什么好处，冷不备一阵哭声，小狗子擎着一把鼻涕，赶将进来。娘子骂道：“小冤家，你不去买糖，又来做什么？”小狗子哭倒在娘身上，呜呜咽咽地说道：“妈妈，你哄骗我，这个私板铜元，卖糖的不要。”娘子笑道，“呀，我真忘怀了，这个铜元，原是买物时剔退下来的，我只放在身边看囊，卖糖的不要也就罢了，我没第二个铜元给你，不见得为你要吃糖，却把雪白的大洋去打碎了。”小狗子见娘不肯给钱，便倒在地上打滚，鼻涕眼泪和那地上的灰尘搅做一团。在这当儿，铛的一声，勉斋抛下一个铜元，小狗子伸手掏着，便蹿地立了起来，把铜元看了又相，相了又看，见不是私板，方才欢天喜地地去了。娘子叹口气道：“穷汉养了娇儿，叫化的养了画眉儿，人家越是要紧，这小冤家越来打搅。究竟你这件事怎

样的有许多好处，请你快快说了，省得这小冤家又来纠缠。”勉斋道：“有什么难懂，我与这辈穷酸饿醋也没甚深交，怎肯平白无端作成他们的馆地？这其间自然要些油水，按月按节，红纸包里的东西，自然有我的份儿。心狠些，四六分开拆；心善些，便扣他两成三成，也是大宗师应有的权利。方才回来时，顺便在巷口小茶寮里露些风声，说刘宦延请西席，愿就的须来与我接洽。这个所在，是教书匠的茶会，一得了消息，便把我团团围住，这个作揖，那个打躬，这个说仰仗仰仗，那个说拜托拜托，我被他们挤昏了，便说今天没有工夫理会这桩事，诸位有事，明早八九点钟到我家来接洽，吩咐已毕，许多教书匠便两旁站开，同官场站班般的，口里连连道着是字，我大模大样跨出茶寮，走了三五步路，他们是是是的声音，还没断绝。”娘子听着，骂了一声“促狭鬼”，便道：“你休形容过分了，你在刘剥皮家里，论不定也是这般模样，却在我的面前，由得你说嘴，你莫非自己形容了自己。”勉斋噗嗤一笑道：“彼一时，此一时，现在做了学台大人，只有人来趋奉我，难道我会去趋奉人？”娘子连连瘪嘴道：“老娘生了眼睛，不曾见做了学台大人的，亲到茶铺子里拉人去考试，这不是学台大人，简直是野鸡大人。”

夫妇俩调侃的当儿，小狗子托着两块糖，笑嘻嘻进来道：“妈妈，这个私板铜元，给我用去了。”娘子道：“呀，你倒比我还乖巧，我把这捞什子藏在袋里，半个月没有用去，怎么你一用便用去了？”小狗子坐在门槛上，一壁儿吃糖，一壁儿刁嘴欠舌般地讲给老子娘听。这种刁嘴欠舌的声音，编书的却无可形容了，大约说，这个私板铜元，第一副糖担上不要，等了一会子，第二副糖担来了，卖糖的是个老头儿，他把好铜元夹在指头上，坏铜元藏在拳头里，声言要买糖，老头儿取糖时，他便使个过门，铛的一声，把那坏铜元撩在卖糖的钱盘里，把那好铜元藏了，老头儿哪里觉